

## ■新作聚焦

# 方方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重建问题与小说的关联

□岳 雯

方方在为她的小说人物命名的时候就已经对小说的地形地貌成竹在胸。事实上,为小说人物取名字从来就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和随意。伊恩·瓦特在考察小说在18世纪兴起的过程时表示,“古代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观念与其文学实践相符合,偏爱的都是历史的或类型化的名字。无论哪种情况,处于错综复杂关系中的人物的名字主要取自过去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取自当代生活环境。”早期小说家对传统进行了极有意义的突破,他们为他们的人物取名的方式,暗示那些人物应该被看作是当代社会环境中特殊的人。”简言之,18世纪的小说家让小说人物们从冷冰冰的类型化的名字下活了过来,活成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现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小说实践以后,小说人物们嚷嚷着对创造者说,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像一个普通人,我们还要像我们自己。这要求并不过分,但是,如何平衡“恰如其分”和“意有所指”,这是个难题。在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中心人物涂自强的取名就是一个范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个人奋斗成为后革命国家的意识形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深入人心。于是,以“自强”为名的孩子们逐渐取代了“卫东”们。涂自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的一生就是为了生动诠释什么是自强不息。方方大概是又觉得自强过于平凡,这个指向过于明晰的名字就受到了“涂”这一姓氏的调节,两者一组,就跳脱出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止如此,“涂”本身也有所指,暗示了所有的自强不息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了突出这一点,方方甚至隐去了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的名字,仅仅让他们带着自己的身份出现,如老板、老师、母亲、父亲、赵同学等等,仅仅为寄予了涂自强美好情愫的女生取了一个诗经式的名字——采药。在这篇小说里,他们都是路人甲路人乙,共同构成了涂自强的生活背景,只有涂自强是绝对的主角,他的命运折射出方方的关切。

现在,涂自强带着宿命一般的名字开始了小说的悲伤旅程。一开始的悲伤,是愉悦的悲伤,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悲伤,是突然意识到命运开始有了分岔口的悲伤。彼时,生活刚刚为涂自强打开了一扇窗,让他领略到世界有多么多么好。他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在经过苦读之后,考上了大学,以为生

活就此能够发生改变。当然,给予他这种感觉或者说幻觉的,还有周边人对他的态度。在封闭的山村里,人们还延续着“读书改变命运”的生活观念,认为涂自强是给家庭争了光,认为这是有出息的表现。就这样,涂自强即使步行去武汉上学,心里仍然是愉快的,所遇到的人们也大多对他报以善意,愿意对他施以援手。可以说,这是涂自强生命中一段上升的路,让人产生莫名的希望,以为自强是可以成就自我的。待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生活才向他露出狰狞的一面。先是父亲的去世让他继续求学的梦想破灭,他被流放到社会的海洋里接受生活的揉搓。这也没什么不好。普通如我们不都是这么活着的吗?然而,家里的变故再次改变了他,无论他有一颗怎样坚强的心和多么顽强的意志力,生活没有给予他任何机会,他自身的条件也限制了他寻找机会的可能,他只能一再往后退,直到退无可退,无可奈何地面对生活的南墙。到最后,他的身体也在艰苦疲惫的生活里败下阵来,这个自强不息的孩子,“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和方方一样,我们都认为涂自强的命运不该如何。方方借涂自强的命运,想要探讨的是,悲伤从何而来,究竟谁应该对他的悲伤负责。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显然不是。这个叫自强的人所付出的努力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他一直在默默地给自己鼓劲,“我什么能量都没有,什么背景都没有,甚至连我的外形的都帮不上我。我有的只是一颗坚强的心和顽强的意志力。它们可让自己变成最强的那个。如此,我的一切都有可能。”是他身边的人对他不够友善吗?似乎也不是。“他很明白,除了这个逃掉的老板,这世界并没有谁亏待于他,这世间的人也并没有谁恶待过他。相反,那些来自无数人们的温暖,就像是许多的手一直在抚摸他。而他享受这种抚摸之后,面对的仍然是阵阵痛感。”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涂自强将之归之于自己的原罪。方方则明确认为是时代的问题。“任何个人的奋斗,都得仰仗一个有可能让你的个人奋斗得以成功的时代。”一个时代如果不能给寒门子弟提供改变阶层的机会,这样的时代是没有前途的。方方认为涂自强的悲伤命运“没有别的原因,就只是他来自乡村,是一个无关系无根底无背景的农夫儿

子”。也就是说,历史的车轮并不是一径向前,现在,它重新驶入曾经的覆辙。如果说,以前说的“出身决定命运”指的是出身决定了政治前途,那么,现在,出身成为你头顶上透明的玻璃天花板,你以为可以凭借个人努力而改变,而事实是,你一次次撞上去,直到无力再起跳。这里面的问题更为复杂,事关公平、正义,也暴露出现城乡差别,甚至让人思考大学教育等等诸多问题。对于社会阶层的固化,方方忧心忡忡。

事实上,这也是社会学界近些年来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在社会学视野里,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也就是说,涂自强的悲伤则在于“先赋性因素”太弱,所以即使他如何依靠“后致性因素”,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有社会学家曾为中国的阶层固化现象“把脉”,认为固化的因素有四点:“所有制结构变迁引发了阶层分化与固化的双重趋势;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匮乏条件下采用的倾斜性政策遭遇调整困境;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逐渐无力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阶层固化还源于多元价值主体加大了政府协调社会的难度。”方方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着眼的正是第三点: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无法再像80年代一样成为改变贫困子弟命运的“搅拌器”?在小说中,她还借一位大厨的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其实我觉得国家根本不需要办大学。穷人的孩子,读了也是白读,4年出来,照样找不到事做。有钱人家的孩子,同样也是白读,因为不读书也能找到好工作。”虽然有些偏激,但真实反映了涂自强的命运既有着某种偶然性,又蕴含着必然性。他以他全部的人生经历让我们对习焉不察的生活发问。甚至,我们悲伤地发现,涂自强的悲伤绝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在他的社会阶层上,无论是采药,还是他所暗恋的食堂女生似乎都没有摆脱阶层困境的可能。于是,“问题”与“人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相遇了。它提示我们,“人生”是“问题”的“人生”,“问题”是“人生”的“问题”。《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让我们抵达了“问题”的礁石,又让我们渡过了“人生”的长河。

方方秉承的是知识分子的道义和精神,提出问题,让人们为涂自强的悲伤感到深切悲伤的同时,呼吁体制上的变革,即寄希望于利益集团撕断自身成员与“身份继承”之间的利益链条。这声音里饱含着关切,可又那么微弱,让人不由得更加悲伤。在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时候,我想起了一篇被转发被热议的同样反映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的网络帖子。帖子发在天涯论坛上,题目很直接,叫做《寒门再难出贵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银行的HR,他接待了一群到银行实习的实习生,

然后观察他们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帖子的作者多多少少是以“成功学”的立场看待寒门子弟的命运,所以他更多的是从“涂自强”们自己身上找原因,比如,涂自强们交际能力明显不足,比如,涂自强们毕业后要承担很多家庭责任。(这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也有显现——涂自强在有限的几次机会岔路口走向了向下的道路,无不与家庭负担和家庭责任有关。)比如,涂自强们很容易算计,换句话说,这篇帖子是在用放大镜对准涂自强,为更多的涂自强们提供成功意义上的人生思考和参考。他说的就全无道理吗?似乎也不是。大概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寒门再难出贵子》合起来,是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所引发的强烈关注见证了“问题小说”在中国土壤的“复活”。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蓬勃兴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的。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人们对种种现实问题产生困惑并迫切需要寻求答案的时期。文学作品承载了人们这一需要,以感性的形式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引起广泛的关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新时期文学都体现了这样的文学品格。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的逐渐边缘化,作家们将重心放在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以及个人情感、意绪的表达上,“问题”、“哲理”不再成为营构小说的内在依据,“问题小说”不提久矣。当然,这也与“问题小说”自身的局限性脱不开关系。如何以“艺术”的方式呈现问题,以及“问题”本身的宽度都是小说家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可贵之处在于重新构建了“问题”与“小说”的关联。涂自强的命运既有某种偶然性,又蕴含着必然性。他以他全部的人生经历让我们对习焉不察的生活发问。甚至,我们悲伤地发现,涂自强的悲伤绝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在他的社会阶层上,无论是采药,还是他所暗恋的食堂女生似乎都没有摆脱阶层困境的可能。于是,“问题”与“人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相遇了。它提示我们,“人生”是“问题”的“人生”,“问题”是“人生”的“问题”。《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让我们抵达了“问题”的礁石,又让我们渡过了“人生”的长河。

王安忆的出身背景和程乃珊全然不同。王安忆的母亲,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出生平民,是从新四军队伍里成长起来。和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茹志鹃对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深感忧虑和悲凉,并在创作过程中竭力对革命的宏大叙事进行回避,通过剪裁和净化处理,力求在虚构的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释放内心的焦虑。我坚信,茹志鹃面对文学受制于政治的清醒与思考,对女儿一样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一种崭新的姿态,那就是在人类对精神心灵世界的构建过程中,永远为自我的和人类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而书。

去年9月,英国女作家A.S.拜厄特在上海,就当代女性写作,与王安忆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话。拜厄特说:“我不想写小女人的东西,而是想写对人的思想有解放意义的小说。”王安忆说:“女作家是一个感情充沛的存在,我觉得要比男性作家的感情充沛很多,也更关注细节,女作家的特质非常合乎文学的性质。我自己觉得很幸运,我是一个女作家。”最初写作的时候都是因为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情需要抒发,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说,而且都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的。但是当你要成为一个职业作家的时候,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时候你的重点会从一开始的宣泄、表达,变成想要创造一个故事,而不仅仅是写自己的经历。”

在我看来,王安忆在这里表达了女作家们都非常熟悉的经验,那就是从自我出发,自我实现之后对普遍的人的精神关注的渴求。这个渴求同时也是责任。

王安忆也常被人们拿来与张爱玲对比,因为她们具有同样的生活背景、同样的敏感细腻,同样深谙滚红尘背后的世道人心。但她们亦是全然不同的。不仅王安忆与张爱玲不同,现在的王安忆和上个世纪的王安忆也不同。她的创作一直很有力,在推进中有着新的变化。尤其是她的最新作品《众声喧哗》出版,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关注平凡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对个体生命与时代生活的解读,让我们和王安忆一起倾听了喧嚣的众声,目睹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存在。王安忆在向故事妥协,她认为“小说生来不是伟大的,是世俗的”。

是的,因为文学的世俗性,有人认为女性写作是一个不断争取的过程。还有人认为,女性写作就是反抗。无论是争取还是反抗,这样的作品我们见得很多,尤其是以身为源泉的写作,在商品时代格外容易被消费和传播。但这种写作的格局,终究容易狭隘。她们以文字为利器,实现了宣泄与批判,却无法达到王安忆的悲悯和关怀。

## ■看小说

## 潘绍东 《满塘荷叶》

悲凉的旷达与包容

中篇小说《满塘荷叶》(《文学界·湖南文学》2013年第4期)让我们读出了一种亲情扭曲后的万般悲凉,同时也感受到人们对社会情感缓缓流变的旷达和包容。

巧蓉和如意从偏僻的农村来到广东韶关打工。巧蓉与中学老同学、现在的餐馆老板庆猴子一拍即合地暧昧起来,如意也在老福身上找寻到了些许作为女人的尊严。如意在得知丈夫老福意外中风瘫痪的消息后归心似箭,而巧蓉的儿子金毛差一点溺水而亡也让懒惰的细民猛然间回味起了夫妻间往日的温情,这一切都波澜不兴地发生着,唯有村口那满塘的荷叶经年不变。潘绍东把《满塘荷叶》这个温情的故事讲述得风生水起,令我们阅读以后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心灵悸动。

作者对这些给我们带来困惑的社会动因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把这些颇具人文情怀的元素巧妙地反映在他笔下,这样就使得他的艺术创造闪烁出理性色彩的光辉。

(周其伦)

新世纪之初,带着几分“任性”和“自信”,沙爽放下诗歌面向散文,在迷茫中寻找自己的写作身份。透过她的散文集《逆时光》投射的斑驳之光,我们可以发现,她已如愿,如她自己所言:“散文在完成我这个人。”

一个作家的文化积累固然重要,做文的技术也不可忽视,这是沙爽散文给我的基本印象。她的思维方式犹如“扇形”,具有一定的纵深,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发力的地方往往不留“做功”痕迹,探寻之处有曲直而清晰的思路。在她的文字世界里,自信与疑问共存,梦境与现实相依,并且都能成为独树一帜的侧面,似乎她不相信全能正面的存在。

沙爽在散文中传达的是她对世界的一种主观态度,从光怪陆离的生活现象到宁静的内心世界,这之间有一条隐秘的道路,直达人类之所以为人的道路。令我诧异的是,她的经验与想象结合的能力。她将生活经验放置于纵横捭阖的想象之中,犹如色彩的变奏,在深度和广度上对经验做着复杂的审美尝试。但她的这种想象又不是毫无规矩的放纵,而是沿着一条切入事物现象和本质的路径,达到细致深远的境界。

文章的境界自然取决于作者的境界,沙爽在文本空间中找到了想象的落脚点和经验的升华之处,这种格局如同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缜密的现实经验,一面则是酣畅的想象流泻。大气而非霸气的韵致出现在把人、物和事放置于历史大格局的思维舞蹈中。《童年的多米诺》是一篇写人的散文,写自己也写与自己童年有关的那些人。显然规矩的叙事

是作者所不取的,她不会写成鲁迅的“闰土”,也不会写成高尔基的《童年》,注定,她要揭示在这些人和事背后的隐喻。《逆时光》看似关于历史的重述,但略带先锋性的格调所呈现的是对时间、对历史、对人生、对精神和对死亡的景仰。“世界上已经发生过多事情,而一只执意向着过去奔走的大钟,不用说,与这个世界早已格格不入。这个世界已经被证明不是诗意的,因此不再需要诸如此类的祈祷和象征”,与此相对的,则是人的亡故:“大钟被摘下的第二年,他的面容变得像初生婴儿那样透明。在她的怀抱里,久久地望着她,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时间从反向到正向,是人类精神对回归与现实的犹豫抉择,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幻灭的寓意。

她从对一个孩子的说服,通过语言与现实相比的乏力和无助,思考到生活对人生本质的逆向力量。在那篇叫《柚子》的文章中,我能觉察到从琐碎的经验中抽出的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生活的真诚和善良,或者,这是沙爽面对真实的基本原则。爱并非一把万能钥匙,在亲情叙事中想象力往往失去魔力,但将情感与艺术表现力混为一谈却是散文创作的一大

陷阱。在这一点上,《青春的自行车》充分显示了沙爽的冷静与智性,她像拆解游戏拼图一样把时间打开,却有可能拼出另一个图案,那或许是一个不在设定范围之内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图案。

沙爽散文还有另外两个特征,一个是内在结构的开放性,另一个是语义的多向性。前一个特征来源于米兰·昆德拉对现代小说的定义,用来解释她的散文也是适合的。当沙爽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在说事情的可能性,我则理解为她试图对事情进行抽象化,以突破语言承载的限度。我甚至认为,沙爽的文本是一只被想象和经验吹胀了的气球,想象和经验在这只气球里起着链式反应,导致这只气球随时有爆裂的危险——她的诗性的叙事张力如此之大,远远突破了某种固定的文体范畴。后一个特征相对好理解一些,语义的多向性不是一种装饰,它指向叙事对象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它与现实的关系,只能是一种比喻的关系,是用文字搭建的一个影像。也就是说,沙爽散文是一种真实的幻象,它们像胶片一样,里面隐藏着变化无常的色彩,它们一旦成像之后,就不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重构。

王安忆的出身背景和程乃珊全然不同。王安忆的母亲,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出生平民,是从新四军队伍里成长起来。和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茹志鹃对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深感忧虑和悲凉,并在创作过程中竭力对革命的宏大叙事进行回避,通过剪裁和净化处理,力求在虚构的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释放内心的焦虑。

我坚信,茹志鹃面对文学受制于政治的清醒与思考,对女儿一样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一种崭新的姿态,那就是在人类对精神心灵世界的构建过程中,永远为自我的和人类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而书。

王安忆也常被人们拿来与张爱玲对比,因为她们具有同样的生活背景、同样的敏感细腻,同样深谙滚红尘背后的世道人心。但她们亦是全然不同的。不仅王安忆与张爱玲不同,现在的王安忆和上个世纪的王安忆也不同。她的创作一直很有力,在推进中有着新的变化。尤其是她的最新作品《众声喧哗》出版,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

关注平凡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对个体生命与时代生活的解读,让我们和王安忆一起倾听了喧嚣的众声,目睹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存在。王安忆在向故事妥协,她认为“小说生来不是伟大的,是世俗的”。

是的,因为文学的世俗性,有人认为女性写作是一个不断争取的过程。还有人认为,女性写作就是反抗。

无论是争取还是反抗,这样的作品我们见得很多,尤其是以身为源泉的写作,在商品时代格外容易被消费和传播。但这种写作的格局,终究容易狭隘。

她们以文字为利器,实现了宣泄与批判,却无法达到王安忆的悲悯和关怀。

## 广告

## 朔方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主编/哈若蕙  
2013年第10期(总第五百三十四期)目录

访谈与对话 让生活说话,让文学的规律说话——王蒙《这边风景》访谈录·····王蒙 刘颖  
本期一家 灰骏马(儿童文学)·····赵华  
苏姗的小熊(儿童文学)·····赵华  
创作感想(创作谈)·····赵华  
短篇小说 四题·····谢志强  
请男人猜谜·····老海  
西湖记·····叶梓  
一棵会走动的树(外一篇)·····汤朔梅  
街巷里的凉州·····刘海梅  
我的四位女班主任老师·····慕岳  
火车,火车·····包作军  
从繁华到荒芜(外一篇)·····张景璐  
生化时代的爱情·····韩子勇

地址: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59号(750004) 月定价:10.00元 邮发代号:74-2 电话:0951-3971035  
投稿邮箱:sf1959xiao@126.com(小说) sf1959@163.com(散文) sf1959shi@126.com(诗歌)  
sf1959@21cn.com(评论) xylr2013@126.com(新月)

诗影人间(组诗)·····马英  
徐忠杰的诗·····徐忠杰  
论 坛 女性外史的综合文本——简议《朔方》2013年第5期的小说·····吴淮生  
在历史的迷宫中穿行——王佩飞中篇小说《儒仁的涅槃》浅评·····石岸  
有扇尘封的窗深藏心底·····柳毅伟  
女诗人和现代派的兴起(节选)·····[美国]玛格丽特·迪基 倪志娟译  
古体诗词 诗词十一首·····薛建民 杨森翔 何鹤 任登全 刘秀兰 许东君

新 月  
2013年第10期(总第十期)

展现回族风情 凸显地域特色 搭建文化平台 传播友谊佳作  
本刊最新推出刊中刊 专题发表回族文学佳作  
洪梅香散文小辑·····(回族)洪梅香  
敏玉林散文小辑·····(回族)敏玉林  
踏访田五故里(散文)·····(回族)冯华然  
迁徙(纪实)·····(回族)黑正宏  
哲麦勒·黑托尼访谈录·····宗笑飞  
编后·····(回族)石舒清

■百家之言  
■金 小 说  
■浪潮1990  
■玉 散 文  
■银 诗 歌  
■岭南批评  
技术时代的文学叙事·····王威廉  
如此安静·····王宗坤  
婷婷,或蔷薇、芳芳、苗苗·····唯 阿  
超期服役·····王 凯  
贝兰德总司令的英雄萨迦·····殷若成  
孤独如一株寂静的桐树·····魏市宁  
最美·····焦雪莲  
雁荡山站·····庞 培  
灯盏烛光·····耿 立  
海滨现场若干·····马 叙  
列车上·····辛 铭  
(每月推介)广成子,神仙生活·····周瑟瑟  
对三个冬日旅人梦境的审查·····桑 克  
长诗写作与诗歌的美学张力·····杨 克 骆 英 罗执廷  
“广东精神赞”诗词赋全省征文评奖揭晓

名誉主编:陈国凯。社长:廖红球。主编:谢望新。常务副主编:展锋。副社长:欧阳露。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zp2001@21cn.com。

## ■关 注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的上海为女性写作贡献了不少奇葩。贵族出身的张爱玲,40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是个文坛“异数”,她独特的文字的生命力,作品中拥有的女性之敏感和细腻,以及浓郁的古典美,她对世事人心了解的透彻、对人物心理本质的把握等等,成为女性写作的一座高峰。而她传奇